



“边界”与“度”的重要意义

通常,儿童文学领域是比较安宁和平静的,各种矛盾相对比较少。儿童出版物和儿童文学作品的出版都处于极度繁荣的景象,关于出版物和创作理论虽然也时有争论,但多数都没有引起太大震动。应当说,那几年的这些争议并没有在社会上引起明显注意,因为讨论的问题属于作家和作品的某些观念、个别描写问题,不影响作家和作品的上乘本质和文学地位。

可是近期又有了变化和发展,网络平台,线上线上,又出现了一些有关儿童文学的“话题”炒作,涉及的作家和作品不是一个人,而是多个儿童文学界的代表性作家,以及他们在社会上有很大影响、有着成千上万、上百万发行量的代表作图书。由于提出的问题非常尖锐,涉及的问题非常敏感,涉及的作家作品体量庞大,甚至于有的书店和图书馆下架了这些作品,所以十分引人注目,并在线上线下引起了激烈讨论和争议。仅仅从在网上出现的醒目的、令人惊愕的、似是而非的“儿童文学不堪入目”“家长们注意了,这类‘儿童文学’不要再给孩子看”“排雷书籍,大家给孩子选书要注意”等诸如此类的标题,就足够骇人听闻、夺人耳目、不能让人不重视了。

为什么需要重视,为什么不能逃避,为什么需要澄清?因为在当前儿童文学大繁荣的局面下,作为我们祖国的未来的少年儿童需要优质图书,日新月异的社会需要优秀儿童文学作家,既不能让作家一头雾水,也不应让读者无所适从,更不能让儿童文学创作处于迷茫之中。家长和群众提出的问题,我们必须面对,需要具体分析,需要澄清解释。在刚刚看到网上信息时,我和海飞老师、陈晖教授、李东华女士曾经议论此事,我的看法是:一、不能否认儿童文学的确存在问题;二、不能因儿童文学创作存在一些问题就全盘否定;三、要理解家长们的心情;四、引起注意,在儿童文学作品中,尽量避免有儿童不宜的内容和描写。

超越“边界”与违背“尺度”的文学表现

我们都知道,文学是人学。1950年,文艺理论家钱谷融先生出版了他的《论“文学是人学”》单行本,在书中他讲到,文学创作中“人学”的思想,并不是他的首创,包括高尔基在内的过去许多睿智的哲人和伟大的文学家,都曾表达过类似的观点。既然文学是人学,那么从理论上讲,文学应当没有禁区,什么都可以写,但是我们也要看到,文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它不可能脱离开历史和社会的大背景和约束,游离于人类社会政治、人文、道德、世俗等等之外。这就是像《红楼梦》《尤里西斯》等这样的世界经典名著也有着磕磕绊绊、曾经被列为禁书的原因。

成人文学是如此,儿童文学更是如此。所谓禁区,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政治禁区,与国家和政府的政策主张的利害有关;二是道德禁区,与广大人民群众的人文观念、民俗认知的利害有关。这两个禁区在不

同的历史背景和社会背景里会不断地变化,所以就出现了《红楼梦》《尤里西斯》在不同的历史中遭遇着不同的命运。

了解了以上的认知,我们就会明白,这种现象古今中外皆是如此。对于在文学中存在着“人类不宜”和“儿童不宜”的现象也就见怪不怪了。在社会上,在许多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文学艺术作品中,儿童不宜的提法、观念和要求,由来已久,不是今天才有的,只是今天有了今天的标准。

现今网络上的一些孩子家长和读者的批评和指责,简直就像是冰与火的拷问,一些作家很无奈,说:“以后不知道怎样写作品了。”不过,我觉得我们作为有担当的作家应当直面问题,该解释的解释,该说明的说明,不用觉得委屈、不必抱怨,用我们更优秀的作品来回答家长和读者。

不必忌讳,我们当今的儿童读物里,的确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我读过一部长篇儿童文学小说,小说里把初中少年男女的友谊写成初恋,甚至还有在女孩儿睡觉时男孩子偷偷亲吻的书写。作者把真实生活中的个例现象写进了作品里,这样的描绘突破了孩子之间的友谊与初恋的边界,当然也肯定超越了临界尺度,成为非常敏感和家长们可能质疑的问题。还有一部长篇小说,写到一个撒娇的孩子,竟然指着奶奶大骂,把奶奶捆绑起来,举着玩具手枪“枪毙”了她,把奶奶的嘴角打出血来;另一部小说,写几个孩子来到寺庙,指着僧人骂他们是“秃驴”;还有一部小说写一个孩子为了报复邻居,把人家的狗用开水活活烫死。还有一些幻想类文学作品,突破合理幻想、弘扬正能量的界限,胡编滥造、打破可能对孩子造成负面影响的边界,像《查理九世》被众多家长和读者提出严厉批评。至于在作品里常常出现的各种恶言秽语及骂骂语,有的是普通话,有的是方言,这些都应当视为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写作的污点。在语言的使用上,同样有一个度,不能因为过度生活化与口语化,就突破规范与庸俗之间的边界。

如何把握现实主义儿童文学写作的“边界”与“度”

人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充满了喜怒哀乐,有幸福,也有哀伤;有光明,也有黑暗;有美好,也有丑恶。作为反映生活的文学作品,可能都会涉及到。成人文学如此,儿童文学也一样。但是,文学艺术不能等同于现实生活,作家有选择和升华的责任,做到艺术高于生活,把美的和真正反映生活本质的一面贡献给读者。

因此,在把握美好与丑恶、真实与非真实、科学与迷信、民族自尊与卑躬屈膝、爱国与投降、自尊与堕落、友谊与情爱、有害风化与无害风化、保护人的尊严与有损人的尊严、叙述语言的规范与粗俗等等之间的边界和尺度上,就显得至关重要。

打破这种边界和尺度的作家,有几种情况:有的是作家三观问题,作者的世界观决定了作品内容出现

少儿文艺

的问题;有的是边界与尺度没有把握好,对问题的严重性认识不足造成的;有的是懒于学习、马虎大意,疏于检视导致的问题;有的是对儿童文学的特征、儿童文学的示范教育性不太了解造成的。有一部传记文学,写主人公从小就懂得“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道理,是他努力向上的动力。作家没有深究,出自宋代宋真宗赵恒的这两句诗,要人一生为追求黄金和美女而读书,怎么能把它作为今天孩子的座右铭呢?

有人问,文学是人学,不是什么都可以写吗?这些在今天看来是问题的内容和情节,在名著《红楼梦》《水浒传》《西游记》里不是都有描写吗?为何儿童文学就不行?这当然是儿童文学的特征造成的。没错,什么都可以写,但在写的时候,存在着要划清“边界”和把握“尺度”的要求。

其实,“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都会遇到:温度、湿度、满意度、喜爱度、亲密度、自由度、对比度、饱和度、信任度、清洁度、感光度、敏感度、临界度、文章原创度等等。度,就是一种界线。在演艺、影视、摄影界,说“大尺度”那就是说裸露太多,有伤风化,已经到了底线。水到了零度,就会结冰;到了沸点,水就会沸腾。掌握不好火候,把握不好尺度,就会发生质的变化。所以,不是简单地说要远离什么禁区,像国际问题、民族问题、宗教问题、情感问题、死亡问题、性别问题等等,儿童文学都是可以涉及的,都可以放心书写,只是一定要把握好一个“度”。

“度”的标准就是真、善、美。把握好了,牢记儿童文学作家的职责与担当,牢记美学的基本原则,对孩子负责,对社会负责,就会减少或杜绝不该出现的失误。



后羿之箭

□崔美兮

当天边才染了朝霞,当沙场还未腾起尘烟,我的生命早已交付——我的战马,那青黑的箭。
昨夜,冷月照着荒野,帐下人寂马歇。寒光下一个士兵,抚着箭袋哀鸣:“恨不学更赢由基,纵空弦亦能杀敌!”
刹那间呼啸划破,冥冥中利箭几多。为首者锋鸣不止,箭尾白鳧历历耸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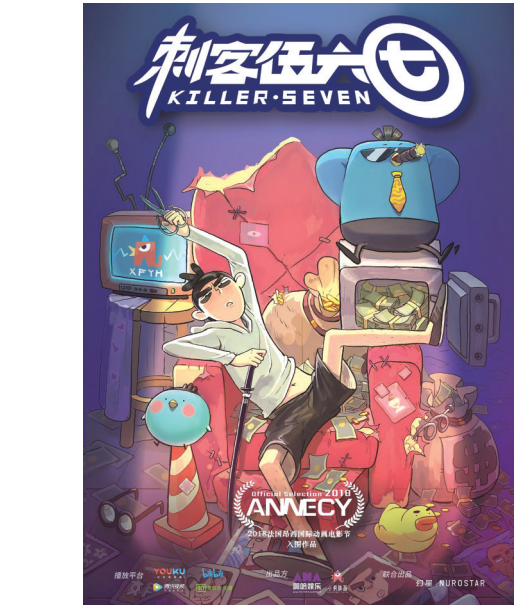
“勇士啊,请携我杀敌!我的主人由基,空弦可哭白猿。猿毛系身在此,命我由基之箭。”
勇士惊喜未已,另有一箭高语:“这勇士,请佩我擒贼!我的主人更赢,虚发即下鸿雁。鹄羽随饰于身,命我更赢之箭。”
勇士惊喜难料,一箭雄雄又道:“请视李广、熊渠之箭!顽石亦可为崩,金镞可是铁证。”
众箭争执不休,谁当神箭头筹。勇士不禁发问:“何不同赴九州?”
众箭道:“常人得一亦难,岂可尽入囊端。”
勇士正自索思,忽见隐隐之间,有箭黑白二支。“请教二位是何人之箭?”
一箭缓缓答言:“我是纪昌之箭,术道臻于至境。修得体的心清,久免身动弦惊。”
一箭苍苍回应:“当那太古之年,天有金乌十患。一士射堕其九,八箭亦焚乌有。余我焦残只身,我是后羿之箭。”

霎时光冲破了黑暗,营中吹角声促连连。战士已昂首马上,奔赴这光荣的一战——
“骏马啊,当能伏枥太久?黑箭啊,何怀累伤之忧?你看这千载万世之后,独那射日的壮士不朽。”
“勇士啊!”黑箭铮铮——“你似羿之再世,吾当今日重生。铅刀犹思一割,唯图报君一射!”

是战鼓播响在天边,是天边烧红着火焰。我早把生命交付——我的战马,那青黑的箭。



看电影



与西方动漫相比,中国动漫长期处于一种低幼的局面,不过,最近随着《大鱼海棠》《大圣归来》《阿唐奇遇》《大护法》等极具传统文化元素的影片的上映,意味着中国动漫已经具备了成熟的独立进行形象设计与剧本编写的能力,而且逐渐开始形成了自己的风格。

作为一种文化产业,动漫是“中国政府着力扶植的最具发展潜力的新兴文化产业之一”,而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度,动漫创作只有尊重和吸收民族独有的文化资源,才能走出一条坚实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刺客伍六七》是将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典范之作,无论是传统文化元素的运用还是对现实社会的独到呈现,《刺客伍六七》都算得上是一部比较独特的国产动漫,足以引发观众的很多思考。

首先,从作品命名就可以看出其匠心独运之处。刺客是一个极具中国文化特色的词汇,在我国起源很早,早在先秦之前,就有诸如荆轲、专诸等著名刺客。但是,除了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为这些具有争议的刺客做传外,之后很少再有人为刺客的身份定位、价值选择提出思考。《刺客伍六七》实际上也是一种文化身份的定位与选择。

伍六七本来是个卖牛杂的失忆的小青年,兼职理发师,但是,因为理发收入太低,他和鸡大宝经常缺钱,二人便幻想着成为强大的刺客,从而比较轻松地获得巨大的酬劳。然而,伍六七不仅在现实中是一位小人物,即使做了刺客也是一位小人物,只能排在“刺客排行榜一万七千三百六十九位”,报酬非常低廉,正因如此,他才能经常接到一些稀奇古怪的刺杀任务。

在传统文化的语境中,观众早已把刺客定义为仗剑天涯的浪漫或者“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壮,但是,刺客伍六七的武器却是一把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理发剪刀,成为“仗剪天涯”的笑料。伍六七实际上代表了现代社会中很多文化身份模糊之后所造成的个体价值观与对人生意义理解的混乱。正是这种对自我身份认知的模糊,使得伍六七经常难以在刺客与英雄主义之间做出抉择,所以,每次都会把任务搞得乱七八糟,惟其如此,伍六七身上才蕴含着丰富的文化意蕴,才能引起很多观众的共鸣。

其次,从作品的主题呈现来看,也可以体现出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由于国内的动漫起步较晚,在设计过程中盲目模仿国外动漫风格成为主流,使得缺乏创新成为制约我国动漫发展的障碍,实际上是方向迷失的一种体现。可喜的是,越来越多的研究者与业界人士已经认识到本土传统文化元素对推动动漫影视发展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中国传统文化元素其实就是那些最能直接反映中国人的价值体系与人文精神的元素。伍六七本质上具有非常鲜明的旧式农民的那种“小奸猾”与“大朴实”的性格特质。因此,他一次次将原本的刺杀任务变为一场场救援行动。这一点,实际上与中华传统价值体系中的“善”相一致。在中国传统文化语境中,善即圆满,善不仅是一种价值判断,更是一种人生与社会的理想状态。伍六七身上有一个好的品质,就是他感觉生活是美好的,即使穷得连房租也交不起的时候,他依然用温暖对待生命中的每一个人。伍六七身上很多个体的行为观念实际上还是在传统文化体系中所建构起来的道德伦理观念,他的思想情感经验与价值体系也是在汉语文化体系中所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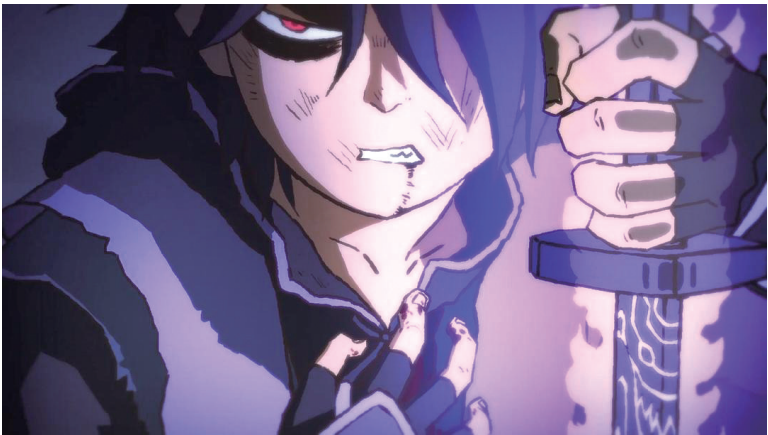
伍六七是一个失忆的青年,这也隐喻了当代社会中那些失去情感、责任、理解、包容的人们,但是,他却在刺客的道路上慢慢找回自己失去的记忆,同时也在慢慢找回那些被物质挤压失去的情感、责任与希望。《刺客伍六七》把传统文化的元素植入现代社会的背景下,在自我与他人、自我与社会、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关系上展开一种自省和反思。但是,《刺客伍六七》并没有单纯站在传统的角度去弘扬一般意义上的“善”,而是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新的思考:伍六七的刺客行为并不能称之为善,但其结果却表现出了善,那么,这种由恶而善是否依旧可以称得上善呢,由善而恶是否属于恶呢?《刺客伍六七》正是通过对所谓善恶的辩证思考,使观众在观看的过程中对善恶的标准进行反思,从而触及当代社会价值多元影响下的社会心理。

最后,从《刺客伍六七》的制作来看,更是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相结合的完美体现。将中国传统文化融入动漫影视的创作不仅是一个观念问题,更是一项比较系统的工程。《刺客伍六七》显然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与国外动漫或者其他国产动画相比,《刺客伍六七》无论是在语言上,还是在音乐、画风、造型、构图等元素方面都进行了一些创新式应用,是一种有益的尝试。

《刺客伍六七》的配音腔调是充满方言气息的港普,这样的语音风格具有一定的喜感与亲切感,符合人物形象的诙谐特性,为角色注入了生命力。在配乐方面,《刺客伍六七》在每一集的片尾都采用充满地域特色的民谣,与每一集的内容非常契合,既不失一贯的搞笑风格,又具有浓郁的传统文化元素。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它的文化特质,文化底蕴才是动漫作品的灵魂,也只有在这样的条件下,讨论国产动画自身的本土性才是有意义的。构图上相对简单,鲜有欧美动漫那种华丽的造型,也没有日本动漫那种魔幻的感觉,画面有点类似蜡笔画的随意涂抹,却呈现出一种极具特色的中式画法,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

在表现方式上,《刺客伍六七》采用了一些无厘头的恶搞,既没有固定套路,也没有明显的“逻辑”,动漫自始至终处于一种脑洞延伸和分解的颠覆状态,意外中包含着惊喜,惊喜中充满了神奇,神奇中又延续着欢乐。《刺客伍六七》留给观众印象最深的是二次元的画风,变化多端的表现风格满足了固定的受众,尤其吸引了年轻人的目光。

《刺客伍六七》采用了当下广为大众接受的表现形式,并结合丰富的传统文化元素,同时又巧妙地与当下社会的热门话题进行衔接,不仅为观众展现出为了物质而疲于奔命的当代社会的精神状态,更让观众从伍六七身上看到了自我的生存状态。这些充满现代元素的制作与传统文化元素的巧妙结合,体现着中华传统文化情怀与现代审美心理的融合统一,足见导演和编剧在创作上的用心良苦。



《刺客伍六七》：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审美相结合

□徐岩东



插画作者 李茵豆

有一次,在一个公交车站等公交,这个小地方周末每两小时发一班车,也不太准时。等车时旁边站着一只企鹅,对我说:“你好,我好渴啊,想去买喝的。如果公交车来了,你能和司机说等我一下吗?我马上就回来,马上!”我说:“好。”

看着企鹅一颠一颠去车站后边的小卖部,公交车来了,我有些羞于开口,毕竟不是每个人都会相信。我和司机说:“能不能……就是可不可以稍微……反正你也迟到了。”后面这句抱怨自然没敢说出口。我一只脚踏在台阶上,回头看企鹅的方向,司机说:“你上不上来啊,我关门了!”我说:“再等一下,有只企鹅,真的,马上!”

然后,我看到企鹅半飞半跑过来,上了车。企鹅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支冰淇淋,说:“对不起啊,耽误了点时间,因为你们人类真的有好多口味的冰淇淋啊,我还问了店主呢!”

(李镜合)